



13日下午2点30分左右,钱江大潮在萧山美女坝冲击丁字坝后形成的回头潮十分凶猛,经过碰撞翻越护栏,冲上江堤,现场有多人被大潮打湿。《今日早报》供图

钱塘江“鬼王潮”来势汹汹 潮水瞬间击垮56米长石堤

据新华网 农历七月,钱塘江的望汛大潮因常常胜过八月十八钱塘江大潮而被称为“鬼王潮”。农历七月十八(8月13日),钱塘江迎来了2014年以来最大早潮,来自杭州市钱江港航管理处检测到的数据显示,早潮到海月桥所观测点时达3.4米,创3年同期观测新高。

按照传统惯例,每年的农历八月十八才是钱塘江年度大潮汛。而据钱江港航管理处掌握的数据,钱塘江已经连续数年在七月十八前后出现年度大潮。专家分析,这与当时的风向、水文,月球和

地球的相对位置等因素都有关系。

“鬼王潮”来势汹汹,吸引了许多人慕名来到钱塘江沿线各观潮点,一睹“鬼王潮”的风采。然而,望汛大潮也导致事故频发。13日凌晨,由东而来的潮水冲向钱塘江海宁丁桥新仓段岸堤,瞬间击垮了56米长的石堤,将150多块300公斤重的条石抛向岸边;下午3时左右,钱塘江杭州下沙七格段钱江大潮突然涌向堤坝,导致不少观潮者、行人在防护栏内躲闪不及而受伤;而在之江路一号坝的回头潮,造成路面水漫金山,交通一度中断。

丈夫涉嫌行贿被纪委带走调查 安徽女子花1460万元“捞人”被骗

连日来,一则“女子欲从纪委‘捞夫’被骗千万元”的消息引发社会关注。在诈骗案情之外,这名女子丈夫的身份与其巨额“捞人费”来源成为更大疑问。记者日前从安徽省纪委了解到,其夫名叫张和平,系安徽一房地产商,之前因涉及贪腐案件被“协助调查”,目前已被查处。

其夫为房地产商

近期,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的一起案件引起社会关注。一名姓王的女子,其夫张某于2011年底被安徽省纪委带走“协助调查”,为“捞夫”,她托朋友认识了自称“跟安徽很多领导很熟”、“能摆平纪委”的北京男子任鹏宇,并按任要求付给其1460万元“捞人经费”,但丈夫却未能如期“出来”。后经法院审理,任鹏宇以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,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

颇具戏剧性的案情之外,一些疑点成为公众关注焦点:能够花费1460万元巨款“捞人”的是什么家庭?巨款来源于何处?张某是什么身份,因何“进去”?背后是否隐藏着更大的腐败行为?

据安徽省纪委办案人员介绍,王姓女子的丈夫名叫张和平,是安徽一房地产商,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从阜阳来到合肥,在合肥高新区买了两块地搞开发。

2012年前后,张和平因涉及合肥高新区城管局原副局长冯夏等人的贪腐案,被纪检部门带走调查。也正是在此期间,张和平的妻子王某在外发

生了“捞夫被骗”的事。

2013年初,冯夏因滥用职权罪、受贿罪,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,张和平的一些涉案事实也随之浮现。原来,张和平之前在合肥高新区购买的两块地,用途为综合用地,为变更成住宅用地,张和平于2001年找到当时在合肥高新区管委会土地管理中心工作的冯夏,冯违规为其变更后,收受了张和平的10万元“感谢费”。

二人的权钱交易,使张和平少缴了土地出让金,却给国家造成2162万余元的巨额损失。

安徽省纪委相关负责人介绍,“协助调查”期间,张和平行贿、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、偷漏税费等违法行为被查实。此后,张和平被司法机关判缓刑,追缴违法所得、税金并罚款,合计逾亿元。

“捞人被骗”事件屡见不鲜

“捞人被骗”的事件,近年来并不鲜见。如:据去年9月审理的山西女商人丁书苗涉嫌行贿罪、非法经营罪一案披露,在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授意下,为给被调查的原铁道部政治部主任洪达开脱、减轻罪责,丁书苗及女儿侯军霞“找人活动”,被骗走4400万元。

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在得知中纪委专案组进驻安徽,对自己进行调查后,立即打电话筹钱托人“活动”,结果被一伙自称能“摆平中纪委”的骗子骗走200万元。行骗王怀忠的侯万青等人后被判处无期徒刑。

据新华社电

湘潭产妇死亡事件 司法调查启动 双方就赔偿数额未达成一致

湘潭产妇死亡事件引起各方关注,记者获得的最新消息称,产妇家属已经同意通过司法手段调查事实真相,尸检将由湘潭市相关部门展开。医院和家属就赔偿数额仍未达成一致,湘潭县一名副县长提出“赔偿”56万元,但家属仍不同意,家属的最新要求是98万元。

13日下午1时许,湘潭县卫生局副局长齐先强称,双方对补偿数额仍未达成一致,“具体谈到多少钱已经没有意义。”他介绍,13日上午,家属方面已经同意通过司法渠道调查产妇死因,该程序已经启动,希望第三方的调查能还社会一个真相。关于何时能完成调查,齐先强称不清楚,但届时肯定会公布调查结果。

产妇死于凶险的“羊水栓塞”,院方已尽全力救治、医院没有转移遗体……对医院的相关说法,患者家属的态度是“不相信”、有造假嫌疑。

“中午11点把人送进去,到晚上12点才见到遗体,这么长时间,谁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我们又不懂医疗知识,他们说羊水栓塞就是羊水栓塞,谁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。”死者张某的公公刘科强说。

面对一系列的疑问,湘潭县妇幼保健院医护人员提得最多的词语是“害怕”、“畏惧”、“紧张”。

“张某死亡后,手术室之所以一直没有开门,是因为我们害怕被打。”湘潭县妇幼保健院副院长杨剑说,湘潭县妇幼保健院上个月就曾发生患者打医事件,医护人员普遍都抱着“能躲就躲,能避就避”的态度。

喧嚣之外,纠纷背后,是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医患“失信之痛”。

此次事件中,产妇家属有踹门、砸破玻璃等行为,并提出120万元的索赔要求。

医院答应先行支付50万元,然后双方走法律鉴定途径,但是家属坚持要“私了”。目前,双方未能就此事达成均能接受的解决方案。

湖南告成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曾凡林说,现实中,很多患者及其家属不愿意走法律途径,他们不相信医学会主导的医疗事故鉴定,担心专家难免会“同行相护”。另外,就医疗过错鉴定来说,耗时长,花费多,索赔效果也可能不太好。据新华社电